

第二十一回 真容投飛落崖下 假扮貴人和番邦

詞云：

天上鳥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，沉吟遙指數英才，多少興亡成敗。歌樓瞬息淒慘，舞榭轉眼荒苔，萬般回首化塵埃，唯有青山不改。

話說那眾士卒，將翠環扮作貴人，一路上不敢停留，星夜趕程，一路無辭。忽一日已至番國，士卒啟奏，狼主宣召朝見。

不一時到了朝門，翠環與眾女子一同朝見。那國王見了中原這般年輕的女子，連魂魄都飛落，身體酥麻，急忙傳旨，將貴人送入後宮。留幾名女子使喚，其餘的女子，分給那得意的臣下，又賞賜了護送的士卒、婦女。當時駕轉後宮，少不得貴人迎接參拜。自古道：「富人多淫。」見了這般千嬌百媚的佳人，哪管他們朝朝歡樂，夜夜笙歌。那翠環到那時候，倒也死心塌地了。眾官府見國王十分歡喜，那時人人都不敢說是假的，就是翠環她也不敢提假字。所以後來年深日久，無人曉得。按下不提。

再說杏元小姐，當時跳下深潭，二目緊閉，魂魄俱無，自知必死。豈知昭君娘娘使神將保護，她身纔跳落崖時，忽見一朵紅雲，托起杏元的身軀。只聽得耳邊說道：「吾乃力士，奉娘娘的法旨，在此等候多時，今送貞烈進關。」只聽得耳旁呼呼響，如騰雲的一般。不一時，風微止，足墜地下。半空中，神將吩咐道：「此乃烈女安身之處，吾就回旨去也！」不言神將已去。再說小姐悠悠醒來，睜眼看時，乃是一座花園，但不知是何人家，又不識路徑，不敢移步，只得坐在地下一塊石上，嗚嗚啼哭。

看書的，你道是誰家的花園？乃是河北大名府鄒家的花園。這位老爺姓鄒，名再第，字伯符，乃是科甲出身，官居河南道御史，現任在京。夫人鄭氏，年已四十以外，膝下無兒。所生一位小姐，性情聰明智慧，能通經史，又兼孝道，因夫人常有小疾，故此每晚在花園祝告天地，保佑父母身體健帶。

這晚小姐燒香已畢，使女收拾了香案，手執燈籠，正欲回走，忽聽太湖石邊，隱隱有哭泣之聲。遂立住腳，仔細聽了一會，那小姐道：「這花園夜靜，這哭聲從何而來？」春香丫環說道：「四野無人，莫非是鬼？」小姐道：「這花園離住宅不遠，如何有鬼？」于是叫一個大膽的丫環尋看。她來到太湖石邊，將燈籠一照，便喊道，「不好了！是一個老狐狸精，他頭上有兩根花尾，身上花花綠綠。」小姐聽說，嚇得轉身就走。

丫環執著燈，不顧高低，跑進內室。夫人一見丫環慌慌張張的，夫人問道：「為何這等慌張？」春香道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！花園中有一個老狐狸精，在那裏學人啼哭。」夫人道：「胡說！」那雲英小姐定一定神，便說道：「果然花園內有一個老狐狸精啼哭。」夫人聽說，就叫丫環喚起僕婦，各執棍棒燈籠、火把，保護夫人、小姐，一同奔至花園中而來。夫人、小姐步入亭上，眾家人齊奔花園而來。到太湖石邊，正欲動手，只見杏元小姐道：「列位，我不是鬼怪，我乃是落難的女子。我出來便了。」

眾人見她如此說話，又大家站立，閃開一旁，卻也防備，各將棍棒保護著身子，各將火把、燈籠執起。喝道：「快些，快些出來。」只見走出一個外國打扮的女子，眾人看見，連忙回稟夫人。夫人說道：「我說不是狐狸。我等良善之家，哪有狐狸之理！既然如此，可領她進來見我。」那家人慌忙去對杏元小姐說道：「我家夫人在灸丹亭上，叫你去呢！」杏元小姐想道：「這家人口稱夫人，必是官宦之家。也罷！我去看看，如何道理。」于是跟了家人，往亭子上來。那些家人僕婦，看見杏元小姐這樣打扮，都指手劃腳，笑作一堆，上前來看。

杏元小姐低頭含羞，來到夫人跟前，深深下拜，說道：「落難女子叩見夫人。」那夫人見她禮數端莊，不是貧賤之家，倒象個大家風範，便也站起身來說道：「請起。」于是命丫環扶起。杏元小姐站起身來，又向雲英小姐說道：「請上容難女一拜。」那雲英小姐連忙也還禮。拜罷起身。夫人見盈盈幼女，體度端方，心中倒也歡喜。于是吩咐眾家人：「你們各自去罷，照應門戶罷！」眾人都退，夫人又向小姐說道：「我想此處夜靜寒冷，何不大家回轉內室再談吧！」小姐道：「是」。即叫丫環掌燈，一同到內室。

夫人命丫環設了座位，向杏元小姐說道：「請坐。」杏元小姐方纔告坐。于是坐下，夫人問道：「尊姓大名，家住何方？因何番邦打扮？因何得到我家花園？請細細說與老身知道。」

杏元小姐含淚開言，說道：「夫人呀！落難女子原籍徽州，移住揚州，姓汪，名月英。父親日升，乃現任運使。難女好好在家學習女工，不料被地方官員將奴家名字開投上司，要我隨陳家杏元小姐去和北番。奴家雖住幽室，頗知禮、義、廉、恥四字，豈可輕廢？因受逼迫，出于無奈，母女分離，隨眾出關。看著昭君娘娘盡節之地，觸目傷懷，故而投崖自盡多蒙昭君娘娘大顯威靈，著神將將難女送至貴府花園。此乃難女實言，不敢半句虛詞。」鄒夫人聽了這番言語道：「可憐我兒，見了廉恥之節，神聖都來護佑的。」既是富貴家閨女，又被神人送至我家，你暫且住幾日，老身著人尋你父親，說你這一番備細，少不得你父親前來接你。」杏元小姐說：「多蒙夫人一片好意，找尋奴家父親，但恐傳揚開去，奴家就有欺君之罪。」夫人對雲英小姐說道：「好一個有見識的女子。」又向著杏元小姐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也是天緣湊巧。我家老爺在京官拜副都御史，老身鄭氏，膝下無兒，今年四十五歲，只生此女，名喚雲英。既是你不願回去，可拜我名下，做個義女，早晚和我女兒做些女工針黹。待和番的事情平服了，再慢慢訪你家父親，著人送你回去。你意下何如？」

杏元小姐見如此說，便站起身來說道：「蒙夫人垂愛，只是難女家世卑微，恐有玷辱夫人。」雲英小姐也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既是家母這樣說，小姐不必推辭，從權拜了罷！」于是，杏元小姐走上前來說道：「母親請上，待孩兒叩見。」夫人大喜，只得受了兩禮。于是，叫丫環扶起，又與雲英小姐敘了年齡，卻是杏元小姐長一歲，站立左邊，雲英小姐站立右邊，二人對拜一拜。從此稱呼月英姐姐，雲英妹妹。

夫人吩咐雲英將自己的衣服與杏元小姐更換。又治備了酒餚。

母女三人，談講多時，已交三更，方纔各自去安寢。次日又吩咐合府家人，勿得在外面泄漏。

不言杏元小姐安居鄒府，少不得後有交待。撥轉文詞，再言黨公與梅璧、春生三人在邊關，將近住了數日。那日黨公對二人說道：「二位賢侄，老夫要進京繳旨。你二人可收拾回歸故里，報信與家下。」二生答應：「正是。」那秦全打聽得黨公要進京繳旨，少不得要備錢行酒席，饋送程儀。

那黨公收了餞行酒席，程儀一概不收。次日辭過秦金，便率領僕從眾人，取路回京繳旨。三人在路無詞。那日正行之間，有報馬到來請黨公，又有緹騎在後，嚇得黨公面如土色，不知如何原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